

# 他用三十年时间以脚步“丈量”泰山

## 清代布衣学者聂剑光写就《泰山道里记》，被后世尊为“泰山地理第一书”

□孙晓明 孙辰龙

### 从书吏到“泰山行者”

聂剑光(1715—1796年)，名欽，字剑光，泰安府肥城(今山东省肥城市)人。他并非出身显赫世家，亦无煊赫功名，其人生轨迹在清中期文人中显得独特而笃定。少年时，他博览群书，奠定了扎实的学识基础，并曾短暂担任泰安府中的文书小吏。这份在旁人看来或许安稳的差事，却未能束缚住他向往山川与自由的心。不久，他便毅然去职，选择隐居乡野，与清风明月、古籍金石为伴。

促使他作出这一选择的，除了天性中对山水的痴迷，更有对当时泰山文献现状的不满。他生活的时代，泰山虽名满天下，但相关记载混乱不堪。历代志书如《岱史》等，或辗转抄录，陈陈相因，或闭门造车、谬误迭出。一处古迹常有多个名称，一个地名又指代不同方位；水系源流张冠李戴，历史事件牵强附会。这种“一地两称，或名同地异”的淆乱状况，让有心探究泰山真貌的聂剑光深感困惑。一种强烈的“正本清源”的使命感，在他心中油然而生——他决定，要用自己的双眼与双脚，去重新发现和丈量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圣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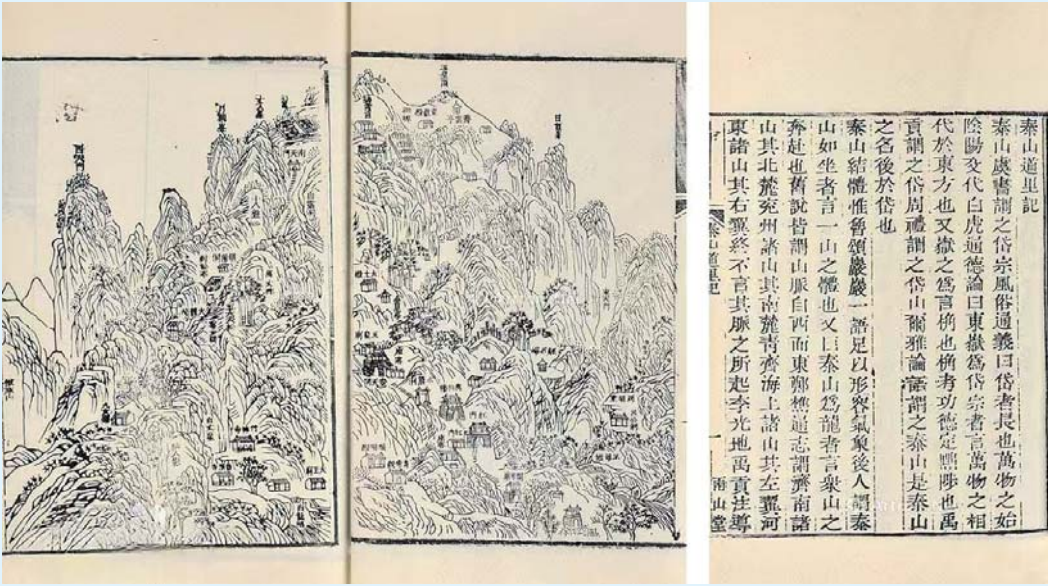
从乾隆八年(1743年)起，时年近三十的聂剑光开始了漫长而系统的泰山考察之旅。他的考察范围，远不止传统认知的泰山主峰。岱阳、岱阴、岱顶、岱东、岱西是他的常规路线，徂徕山、灵岩寺、琨瑞山等被视为泰山支脉或文化延伸的地带，同样遍布他的足迹。他的考察方式，是名副其实的“田野调查”。为辨识一处苔藓覆盖的摩崖石刻，他不惜架设长梯，亲手刮擦剔除，直至字迹显露；为厘清一条河流的准确源头与走向，他反复循岸踏勘，走访沿岸村庄的耆老野叟，核对口碑传说与文献记载。风霜雨雪，寒来暑往，从未能阻挡他的步伐。

历经三十载寒暑，至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，这部凝结其半生心血的《泰山道里记》终于定稿。全书虽仅四万余字，篇幅精炼，然字字句句皆由艰辛步履与严谨考辨铸就。他的亲属在书跋中感慨：“吾叔祖剑光，性嗜山水，遍览名胜，搜讨金石之文，阅三十年成一书。”聂剑光本人在自序中却淡然写道：“聊以自娱山居云尔。”这份超然物外的谦逊背后，涌动着的是位民间学者对脚下土地与过往历史最深沉的敬畏与求索。

### 以实证纠正千年讹传

《泰山道里记》最直接的价值，在于它如同一把锋利的考据之刃，精准地剖开了笼罩在泰山历史上的重重迷雾，以实地勘察所得实证，修正了前代志书中大量道听途说、以讹传讹的记载。

在中华文明的宏大画卷中，泰山这座被誉为“五岳之尊”的神山，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概念，成为帝王告天、文人咏志、百姓祈福的精神图腾。千百年来，人们歌颂它的雄伟，却少有人问及：它真实的身量几何？那些脍炙人口的掌故，有多少是附会讹传？那些散落山间的碑刻古迹，又诉说着怎样的真相？清乾隆年间，一位名叫聂剑光的泰安布衣，以一介草民之身，怀揣一颗近乎固执的求真之心，用整整三十年光阴，芒鞋竹杖，踏遍了泰山及其余脉的每一处幽谷险壑。他以脚步为尺，以心血为墨，最终写就了被后世尊为“泰山地理第一书”的《泰山道里记》。这部书，不仅首次清晰勾勒出一座实证意义上的“大泰山”，更在浩如烟海的泰山文献中，竖起了一座求真务实、正本清源的丰碑。



《泰山道里记》清刻本。

为泰山“测身高、量体围”，数据背后的求真。自古以来，关于泰山的高度与规模，文献记载多荒诞不经。《岱史》等书杂引诸说，或称其“高四千丈”，或言“周回三千里”，甚至引用道家玄谈，称泰山洞天“周回三千里”。这些数字充满虚夸与神秘色彩，令人莫衷一是。聂剑光在书中对此类“荒远不可稽”的说法提出了明确批评。他并未凭空臆测，而是采用了明代官员张五典曾使用过的实地测量方法，并加以详细记录：用带有刻度的竖竿与横竿相配合，通过测量每一步的平距与高差，逐步累加。最终，他得出了相对可靠的结论：从山脚至玉皇顶，实际盘道行程十四里又八十步；高度为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。尽管以今人眼光看，此法较为原始，数据也并非绝对精确，但这是中国古代对泰山进行实证测量的一次重要实践。聂剑光以此确凿的数据，首次为这座文化巨峰“验明正身”，赋予了它一个可被认知、可供讨论的物理实在。

厘清“五汶”脉络，让水系叙述回归真实。大汶河是泰山地区的主要水系，其支流“五汶”(牟汶、嬴汶、北汶、石汶、柴汶)的分布与流向，在《岱史》中记载混乱，方向错置，源头混淆。聂剑光不轻信旧文，而是亲自沿河考察。他纠正了《岱史》中所谓某些支流“经徂徕之阳”的错误，明确指出它们实流经“徂徕之阴”；对于泮水(北汶)与徂徕山相距甚远却被强行关联的说法，他也予以厘清。在书中，他对“五汶”各自的源头、流经区域、交汇地点，乃至最终汇入大汶河、奔向运河的全程，都进行了

清晰、准确的描述，如同一幅精细的水文地图，为后世理解泰山水系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破解经石峪大字与无字碑两桩公案。泰山经石峪的《金刚经》大字石刻，气势恢宏，古人多附会为书圣王羲之所留，以增其名。聂剑光没有盲从这一浪漫传说，他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。在细致勘察后，他发现经石峪的隶书笔法、气韵，与徂徕山上已知的北齐王子椿所刻佛经如出一辙。据此，他大胆质疑，认为经石峪刻经“或亦子椿书耶”，将刻经年代指向北齐，从而动摇了流传已久的“王右军书”说。这一基于实物比对的判断，为后世学者(如最终考证为北齐僧人安道一所书)指明了正确的研究方向，堪称泰山书法史研究的关键一步。

另一桩著名公案是岱顶的“无字碑”。此碑无字，却引来无数猜测，秦始皇、汉武帝、武则天等说法众说纷纭，《岱史》等主流志书多持“秦皇说”。聂剑光则回归历史文献本身进行推理：他引证《史记》明确记载秦始皇登泰山立石是刻了字的，秦二世诏书更是刻在其旁；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记载汉武帝封禅时，仅有“立石”之举，未言刻辞。通过这一有力的逻辑比对，他旗帜鲜明地支持顾炎武等人的观点，论断无字碑当为汉武帝所立。此说论证扎实，至今仍是学界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之一。

### 勾勒“大泰山”的文化疆域

聂剑光的贡献远不止于“纠错”，他以宏阔的视野，主动填补了前人泰山记述中的大量空白，极大

地拓展了泰山文化的认知边界。

追溯齐长城，为千里国防“画像”。对于横亘于泰山北麓的齐长城，此前志书仅零星提及。聂剑光在《泰山道里记》中，则对其进行了可能是清代最早的系统性地理描述。他考证其起自古平阴县防门(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广里村)，沿泰山山脉北冈向东蜿蜒，历经莱芜、博山、临朐、沂水、莒州、日照、诸城，最终止于胶州海边的大朱山，全长约两千里。他不仅勾画出其大体走向，还引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泰山郡记》(佚文)等多种古籍，论述其修筑历史与军事意义，为这项伟大的古代工程在泰山文化谱系中确立了重要位置。

定位梁父山，照亮诸葛亮《梁父吟》的故乡。梁父山是古代帝王禅地之所，也是诸葛亮“好为《梁父吟》”的典故源头，但其具体方位在明代志书中已模糊不清。聂剑光通过考订，明确其位于“大汶口东南三十里”，并记述了与之相关的梁父城遗址，将这座在政治史、文学史上都具有象征意义的小山，清晰地锚定在泰山的文化地理图景之中，使得“封泰山，禅梁父”的历史叙事和诸葛亮的文学意象都有了切实的落脚点。

确立“大泰山”格局，超越行政区划的文化整体观。这是聂剑光最具前瞻性的贡献之一。明代《泰山志》虽已朦胧提出“大泰山”概念，但未加详述；此后的《岱史》反而收缩了视野。聂剑光则彻底打破了行政区划的藩篱。他在自序中明确宣告：“灵岩、琨瑞川谷名迹，连属岳之极北者，虽异县何妨两载，而泰山全体著矣。”他不

仅将徂徕、灵岩、琨瑞等山系纳入详细考察和记述范围，还涉及了更外圈的蛇丘城、铸乡、汶阳田等历史地域。在他看来，泰山不是一个孤立的山峰，而是一个以主峰为核心、文化血脉相连、地理脉络相通的整体区域。这一格局的奠定，直接影响了后世《岱览》《泰山志》等书的编纂体例，也为当代“泰山文化圈”理论的提出，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文献基础。

### 不媚权，不惑神，只求真

在乾隆时代，尽管学术风气转向考据实证，但社会上的祥瑞感应、神异迷信思想依然浓厚。许多地方志书热衷于记录灵异怪谈，将自然现象与人事吉凶牵强附会。聂剑光在《泰山道里记》中，却展现出难能可贵的理性精神和朴素唯物史观。

对于宋真宗伪造“天书”、东封泰山以粉饰太平的闹剧，他直斥为“当时君臣相欺，侈言祥瑞”，言辞犀利，毫不讳言。对于民间在舍身崖轻生“为亲病暂代”的愚昧陋习，他痛心地以一个“愚”字表明其鲜明的批判态度。在记述岱庙中荒诞不经的神祇传说(如所谓泰山神子女故事)时，他直指其“妄诞不足据”。当写到泰山发生的水旱灾害时，他只作客观、平实的记录，如某年某月“大水，盘路祀庙皆圯”，某日“漆水泛涨，庐舍漂流者无算”，绝不将其与王朝兴衰、上天示警等“天人感应”学说牵强附会。

这种不迎合权力话语、不附会民间迷信、只忠实于事实本身的记述原则，使得《泰山道里记》在汗牛充栋的泰山文献中，散发出独特的思想光芒。它不仅是一部地理学著作，更是一部体现了清代进步学者冷静、客观、求真态度的思想笔记。

### 从“山居自娱”到文化丰碑

《泰山道里记》尚未正式刊印时，其手稿就已引起学坛瞩目。乾隆三十年(1765年)，学界巨擘钱大昕读到初稿，即欣然作序，盛赞其“由近及远，由正路以及四隅，若列眉……其文质而不俚，简而不漏，洵志乘之佳作”。《四库全书》纂修官、桐城派古文宗师姚鼐，在登泰山后专程拜访聂剑光山居，读罢此书，亦高度评价其“考订古今，皆详核可喜”。正是由于姚鼐的推荐，该书得以收录于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之中，获得了国家权威学术体系的认可。

此书于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刊行后，更成为文人宦游泰山的必备指南。道光年间泰安知县徐宗干称，时人“坐篮舆者手此一编，可以按图经而揽胜焉”。甚至同治年间，两江总督曾国藩督师山东时，亦曾携此书登临泰山，稽考旧迹。两百余年间，该书屡经翻刻，序跋不绝，其影响力历久不衰。